

wh | 诗路花语

小鸟匆匆飞往巢穴

■ 涂彪

白天，
小鸟飞得很远很远，
汗流浹背。

天黑了，
天爷爷打开手电——月亮，
照亮小鸟回家的路。
小鸟匆匆飞往巢穴，
心里惦记着孩子，
嘴里还衔着好吃的食物。

我要学小鸟，

小鸟很小，
却能飞翔。
它飞过田野、山岗，
飞过城市、村庄。

小鸟眼睛很小很小，
但由于它能飞翔，
视野变得非常宽广。

我要学小鸟，
我要飞翔。

时间背后的絮语

■ 余正斌

一种视线隐藏在心灵的深处
思绪总在波澜壮阔后归于平静
三月的刀口不觉抵近内心的软肋

这个冬天，我始终惦记着儿时
那张油画背后的另一个侧面
粘满泪水以及淘气的情节

时针不停转向生命的维度
在这个深怀感激且多情的夜晚
内心的疼痛如切肤一样胶着

山风抵御不了潮水的侵袭
你还有什么理由，不把
这个春天交给下一个季节呢？

三亚河夜色(外一首)

■ 何顺昌

华灯伴月夜通明，
水映琼楼尽风景。
两岸欢腾人如潮，
一曲舞罢又歌声。
闻听仙鹿忙回头，
忽见河上飞金龙。
惹得红林香风醉，
莫道白鹭不解情。

游天涯海角

远离朝堂荒漠地，
孤悬海外鲜人知。
游人如织礁石在，
时光无声春秋几。
对面不识无缘人，
千里相会有知己。
浩浩天涯何处，
茫茫大海角哪里？

一条小溪的泪水

■ 李玉峰

你美丽的线条
原本是大地一幅行为艺术
你欢笑浪花
原本是故乡一节天籁音符
流经哪里，那里便有歌声与鸟语
给少女梳妆美丽，为男儿灌装智慧
仿佛一个个将奔赴战场的怀乡壮士
感恩的泪水

航公把希冀与憧憬一同购进琴箜
渔娘把收获同爱情一起缝入风帆
小溪养育两岸儿女，万千生灵
仿佛佛生乳娘为大地灌溉琼浆
有水的地方才是家的方向啊
童年的记忆若渔帆点点从心中犁过
遥远的乡愁永远留在涛声与波光中

如今，村边的那条小溪近乎干涸
两岸龟裂的田地仰天喊渴
断断续续又流出混浊的泪珠
岸边一排排吮吸你血浆长大的林木
仿佛一个个将奔赴战场的怀乡壮士
感恩的泪水

在晚风摇曳的月光下肝肠寸断
人类似乎终究有了醒悟
忏悔的泪水重把干涸的小溪灌个
饱胀

甜甜的梦里我仿佛看见
涓涓细流，再一次泛起生命的涟漪
又如历史一样，流淌在幽深的岁月
里

母亲

爱吃鸡蛋和肉——那时，父亲是小干部，母亲是小学教师，连吃豆腐都要凭票供应。可母亲总说：“娃从小在外面，吃不上好的。”每到有肉吃时，便不停地把肉往我碗里夹，结果吃得我腻味，到现在看到肥肉就恶心。也因为经常要离家，每次母亲都要煮鸡蛋，让我路上吃。直到今天，母亲仍然舍不得吃鸡蛋，以为那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母亲一生的多半时间从事教育，最看重的就是子女的教育。我小时候的淘气是出名的。五六岁时，就因为看隔壁两个老太太吵架，被三寸金莲踩肿了脚，疼了半个多月。上小学二年级时，班上转来个柔弱的女生。我上课时总揪坐在我前排的她的小辫子，还用脚踢她屁股。这女同学最终领着她的母亲，向学校告发了我。偏偏接待她们的就是我的母亲，其后果可想而知了。

为人师表，当然得从自家的娃娃教育开始。母亲不可能二十四小时守在我身边，就想了个对付我这个“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孩子的办法。让我的同桌和我每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间去见她，先由我报告当天是否干了坏事，再由我的女同桌检举验证，看我是否说了实话。然后，母亲再根据情节是否严重，决定如何教育和惩罚我。我的女同桌十分尽职尽责，使得我的聪明才智无处躲藏。我被逼无奈，便今天送她几张画片，明天送她几张从

母亲办公室偷来的办公纸。女同桌终于被拉下水，后来无论我干了什么坏事，我的女同桌都会很忠厚地向我母亲证实，我说的全是实话。

“文革”期间，划片入学，我被划到了远离市郊处入学。母亲四处托人，硬把我进市里最好的学校。从家里到学校，往返有二十多里地。母亲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带我去学校。我那时已十六七岁，个子不高，但很能吃，体重不轻。看着母亲艰难地蹬自行车，不断地上坡下坡，我要求下来，可母亲坚持不让。母亲有时要上班，就央求过路的拖拉机、汽车，甚至牛车，带我进城。有一天晚上，参加学农，回家很晚。母亲怕我出意外，匆匆骑车进城接我。我那时刚学会骑自行车，到了东关时，天差不多全黑了。看到迎面过来一个慌慌张张的骑自行车的妇女，我赶忙给她让路，而她也赶紧给我让路，左躲右闪，一下子都撞倒了。我爬起来一看，原来对方就是我的母亲。

高中毕业后，我去了很远的农村下乡插队。母亲多次骑着自行车，往返五六十公里，到我下乡的村子里，找村里的干部，希望能早些被招工。终于，我被招工了。我在那个冬日的清晨，兴高采烈地坐在大卡车上，想象着遥远的未来，充满了莫名的兴奋感。可母亲送我走后，却一路哭着回到家，说：“娃从小就在外边，现在又走得这么远！”

wh | 浮世掠影

“闯海”美女

■ 苏麦

我有个女朋友，认识了很多年，忽远忽近的，关系一直也不密切，不过觉着她活得最像个现代女人，有一种“天涯若比邻”的广大亲切。

她说她在嘉陵江边长大，自小就会玩水。大抵因为山城云雾的润泽与嘉陵江水的淘洗，她的皮肤细白得通透，不需粉黛，眉眉淡淡，朱唇轻抹，便是玲珑的美人。她确实长得美，不是现在流行的刀戳出的锥子脸，是《红楼梦》里宝姐姐那样盛世的体态，面若中秋月，说话语气娇嗲嗲的，不似重庆女子的热辣，倒像从小生长在江南，肌骨莹润，天然地一股风流酥香。

她生长于草根，没上过大学，但这不影响她走向世界。十八岁那年，揪着“十万大军下海南”的尾巴，她和一个绕了里三层外三层亲戚关系的表哥到了海口。一路上，表哥跟她说了很多成功女人成功的事例，还特别举了武则天当例子。历史一过就一千年，大浪淘沙，成王败寇，当年和武媚娘争宠的嫔妃，哪个不是美人堆里冒尖儿的，到了现在，谁还记得？所以，要在乱世里当盛世的人，就要有雄心，有软的语言，硬的心性。

表哥的一席话，她认为至少有一半是听懂了。

到海口的第五天，她就在一家豪华夜总会找到了工作，当迎宾。迎宾这活儿其实挺好，最能洞悉往来客人的真实面目，在门口站个十天半月，往来人物的身份，大抵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其时在海南闯荡的人都有一股热血，全是拓荒者的姿态，尤其女人，学历不是敲门砖。凭着几分清纯的扮相和无辜的眼神，她很快在夜总会门口认识了一个比她整整大了二十岁的一家公司的老总W君，更重要的是，W君是个单族味精”的美名。

早年生活条件艰苦，不少黎族家庭甚至连家里仅有的一点猪肉都舍不得吃，平时做菜只放入少量的螃蟹酱，既营养又实惠。辛勤劳作了一天的人们回到家后，从自家的园地里采摘几把地瓜叶，洗净后放入锅中，然后撒些螃蟹酱，很快，螃蟹酱特有的香臭味便在屋子里蔓延开来，人老远就能闻到，偶有路人路过，有闻惯了螃蟹酱的人就会惊讶：是谁家在煮螃蟹酱哟？得赶紧去讨一碗酒喝了。说实在，螃蟹酱看着黑黏黏的，但它居然还能够与美酒相提并论，可见螃蟹酱的诱惑力之大。

在味精还没有发明之前，黎族人就已经用螃蟹酱来代替调料。如今，许多黎族民间的饮食结构也不断地在发生变化，油盐酱醋和鸡精等调料早已进入了千家万户，成为黎族人家中必备的基本佐料，曾经备受黎族人喜爱的螃蟹酱也因此而与日失宠，在岁月的长河中渐渐被人们遗忘。

我却越走越离家越远了，回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即使能回家小住，日子也越来越短。那时没有电话，没有网络，书信是唯一的联系。母亲的信多是重复说过的话，几乎总离不开不要舍不得吃，注意身体，加强锻炼，等等。

如今，母亲老了。年已八旬的母亲身材比过去缩小了几近三分之一。三年前，母亲摔了一跤，大腿骨折，打了钢板，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又患了帕金森综合症，手不停地抖动。母亲得知我要回来，和年过八旬的母亲互相搀扶着，去菜市场买了一堆菜，发好了面团，蒸了一锅我爱吃的素馅包子，非要看着我吃了一个又一个。我离开时，母亲把那些包子包好，让我带回去，因为我的儿子也爱吃奶奶做的包子。

“儿是娘身上的一块肉，儿行千里母担忧。”这是母亲从外婆那里传承下来的话。母亲说，她经常会在噩梦中惊醒，因为她“从来不给儿女操好心”。直到我有了儿子，才真正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

“儿行千里母担忧”语出古人《鹧秋秋色图》：“儿行千里母担忧，泪水洒九州。”可是，民间还有一个版本，叫：“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这也正如母亲说过的“人心都是往下长的。”人都是父母生养的，可人给予父母的爱，哪里比得上给予儿女的爱多呢？在这个世界上，谁是最疼爱我们的那个人？只有母亲了。

不知不觉，天空又由深蓝变成了浅蓝。柔柔的蓝丝绒，没有它这么透明，光滑的蓝宝石，没有它这么灿烂。它蓝得既不发晦，也不淡得发白。朵朵白云从它下面浮过，扮成侠士仕女，骑龙乘风，有盛装的车队，也有随行的乐队。瞬间，又演绎成其它的神话……

忽然，东边的天空染成了胭脂色，我知道太阳将升起，便目不转睛地盯住它。遥远的海面上，鲜红的晓日从海平线上透出来，将它的丝丝光彩直射入我的眼帘，仿佛在接受我和它接吻。太阳像接受着千钧压力，挣扎着慢慢上浮。这时，蓝天蒙上了一层金辉，大地掺上了一层金粉，四周顿时弥漫了清晨富丽的温柔。金光也射散在海面最后一层薄薄的轻纱。使我感到万分惊奇的是，海水在阳光的照耀下，竟然由浅蓝变成了碧蓝，而且那蓝色浓极了。海岸边的树，驶过的船，飞过的鸟，都在海中留下了湛蓝湛蓝的倒影，映照自己，连人也变浑然一体了。最后，太阳终于冲出云层，跃出海面。它放着柔和的光芒，慈爱地唤醒了还在沉睡的大地，给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

“嘟——嘟——”几声有节奏的机船汽笛声，打断了我沉思的凝望，抬眼远望，港北小海渔港渐渐热闹起来，人们又开始了新的一天。瞧，一艘艘渔轮靠岸了。“喂，大家的动作要勤快些，不然可要来不及啦。”王大副用他那洪亮的声音指挥着。甲板上是一筐筐银光闪闪的白鲳鱼、后安鲳鱼，少说也有一万斤。无数条鲜活的石斑鱼都乖乖地在鱼筐里。那些对虾、龙虾还不老实，在网上跳上跳下，不过扭动了一阵子后，也知道逃不出这个“铁笼”，只好安静地躺下。小王和小蔡拿来秤砣，准备过秤。只见他俩把筐子往秤上一放。“呀，两三个秤砣还不够呢？”小王高兴地喊道，“是啊”小蔡笑眯眯地说，“看来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这时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抬着一筐鱼走下岸，累得满头大汗，可他们顾不上歇息。又一只渔船靠岸了。几个小伙子显得更加卖力了，他们忙着装鱼、卸鱼，红光满面的脸上流下了豆大的汗珠。虽然大家都忙得热火朝天，可老船长还是不满意：“抓紧时间再抬两筐。”船上棕浅色桅杆上的五星红旗也在呼呼啦啦地飘着，好像在说：“快些，快些！”港北小海渔港上，人们的欢笑声、吆喝声交织成一首激动人心的晨曲。

wh | 走读海南

港北小海的早晨

■ 叶清华

早晨天蒙蒙亮，我穿上衣服去万宁市港北小海海边走一走。

港北小海没有无锡太湖烟波浩渺、气势恢宏，也没有青海湖的碧波连天、壮美绮丽。此刻，它更像一位温情脉脉的少女，在黛色天空的陪伴下带着一湾清水，发着亮光，缓缓流过。海风吹拂着我的头发，吸进口里，仿佛都带有咸味，汨汨的水声荡漾着我的胸怀，让我忘却一切烦恼。海面上，浮起一层白蒙蒙的雾气，水气愈近水面，水气愈浓。水在朦胧之中，周围景物也在隐约之间。一切都在混沌之中。睁大眼睛望去，此岸望不到彼岸，若不是港门岭那盒一闪一闪的标灯，我误以为是到了云海。四周虽是朦胧一片，但仔细看着时，水气中又隐隐出现了几艘船只，或许是轻车熟路的缘故，它们悄无声息，犹如在水上飘过，船上的灯光已经很疏，在茫茫中透出淡淡的黄光，远远望去，像是大海上的点点渔火，高低明灭，在雾色恍惚之中。

启明星不知什么时候溜走了，天空由黛色变成浅灰色，水气也慢慢消散了些。这样，视线就能望得远些了。此时，港北小海中的船只似乎也多了起来。大机轮、小汽船，还有老式的木渔船，木渔船的帆作三角形，鼓风顺流而下，倒也溜得快，一下子就消失在视线尽头，构成了一幅瑰丽的画面。稍远处，三三两两的海鸥，悠然地围着海面打转，不断地去撩拂海水，每当船只驶过，击起一片浪花，一群海鸟掠空飞起，又一只只地飞拢，围着海面嬉水……

不知不觉，天空又由深蓝变成了浅蓝。柔柔的蓝丝绒，没有它这么透明，光滑的蓝宝石，没有它这么灿烂。它蓝得既不发晦，也不淡得发白。朵朵白云从它下面浮过，扮成侠士仕女，骑龙乘风，有盛装的车队，也有随行的乐队。瞬间，又演绎成其它的神话……

忽然，东边的天空染成了胭脂色，我知道太阳将升起，便目不转睛地盯住它。遥远的海面上，鲜红的晓日从海平线上透出来，将它的丝丝光彩直射入我的眼帘，仿佛在接受我和它接吻。太阳像接受着千钧压力，挣扎着慢慢上浮。这时，蓝天蒙上了一层金辉，大地掺上了一层金粉，四周顿时弥漫了清晨富丽的温柔。金光也射散在海面最后一层薄薄的轻纱。使我感到万分惊奇的是，海水在阳光的照耀下，竟然由浅蓝变成了碧蓝，而且那蓝色浓极了。海岸边的树，驶过的船，飞过的鸟，都在海中留下了湛蓝湛蓝的倒影，映照自己，连人也变浑然一体了。最后，太阳终于冲出云层，跃出海面。它放着柔和的光芒，慈爱地唤醒了还在沉睡的大地，给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

“嘟——嘟——”几声有节奏的机船汽笛声，打断了我沉思的凝望，抬眼远望，港北小海渔港渐渐热闹起来，人们又开始了新的一天。瞧，一艘艘渔轮靠岸了。“喂，大家的动作要勤快些，不然可要来不及啦。”王大副用他那洪亮的声音指挥着。甲板上是一筐筐银光闪闪的白鲳鱼、后安鲳鱼，少说也有一万斤。无数条鲜活的石斑鱼都乖乖地在鱼筐里。那些对虾、龙虾还不老实，在网上跳上跳下，不过扭动了一阵子后，也知道逃不出这个“铁笼”，只好安静地躺下。小王和小蔡拿来秤砣，准备过秤。只见他俩把筐子往秤上一放。“呀，两三个秤砣还不够呢？”小王高兴地喊道，“是啊”小蔡笑眯眯地说，“看来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这时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抬着一筐鱼走下岸，累得满头大汗，可他们顾不上歇息。又一只渔船靠岸了。几个小伙子显得更加卖力了，他们忙着装鱼、卸鱼，红光满面的脸上流下了豆大的汗珠。虽然大家都忙得热火朝天，可老船长还是不满意：“抓紧时间再抬两筐。”船上棕浅色桅杆上的五星红旗也在呼呼啦啦地飘着，好像在说：“快些，快些！”港北小海渔港上，人们的欢笑声、吆喝声交织成一首激动人心的晨曲。

wh | 心香一瓣

红了樱桃

■ 米丽宏

水果，有个个性：梨子妖冶，苹果端庄，杏子腹诽多于甜美，桃子越老越没规矩。樱桃呢？媚。

我所在的小城，樱桃栽种不多。但一人五月，就有外地人推着平板车来卖，一木盘一木盘的樱桃，亮亮地安静着，很魅惑人。它在眼前晃，在脑子里晃，晃啊晃的，就晃起好多联想：比如，印度美女眉心的红色吉祥痣，比如，明晃晃、光润润、娇艳如花的性感小嘴巴，还有那个樱桃小丸子一样刁蛮的清新系女学生。

清水洗净的樱桃，盛在晶莹剔透碗里，这样看那样看，都叫人心动；摩挲片刻，忍不住口舌之欲，捻一个，再捻一个，吃不够啊。他呢，只在一边看你吃，那种默默的温存和纵容，比任何甜腻的表白，都要有力量。

樱桃，这爱情的果，水晶心琉璃核，叫人想起年少和青春。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在诗中写：甜而且更甜，甜得闷透。穿红衣的即如画眉鸟梦见，谁在亲吻谁？当爱情，踏着高跷走到树巅。

他写的就是《樱桃》，男人眼里的樱桃跟自己所爱的女人一样吧，都是诗。

年少时迷宋词，最喜蒋捷那句“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一红一绿，被这个细心的男人捉来，做流年暗转的物象，真好。如今我仍感觉，“樱桃”这句，是古诗词之美的极致，“绿”也肥，“红”也媚，调和圆满，地老天荒的静美。

见过一幅中国画，画面上方，几颗樱桃，红艳得似要跳出纸页；樱桃下，一素衣女子，仰首而望，唇上一点红，似与樱桃轻吻。樱桃，少女，鲜果，红颜，一组合，便是爱情的印迹，多微妙的感觉。

樱桃之媚，媚如诗。有的人，写诗一辈子，不见得有诗意；而有诗意的人，本身就是一首诗。樱桃即如此，一种诗意的物尤。

初夏，我喜欢在凉拌黄瓜里，缀上樱桃两三颗，不仅为味觉，也为视觉，它像一联律诗里的动词，把一碟翠绿盘成了一幅平平仄仄。

跟我一样玩心的人有人在呢。去蛋糕店买蛋糕，甜美大蛋糕完工之际，师傅悄悄于奶油上点了一茎红樱桃。这一笔，真点睛，那俗世香甜的蛋糕，忽然成了一幅清新小写意。

如今，青春消逝，不知去向，什么闲愁啊、怅惘啊，早已下落不明；再也不会做见花落泪，对月伤怀的傻事了。奇怪的是一，玻璃碗红樱桃，却能引人想起好多。

到底是它，媚媚的樱桃，承载着女人烟火生涯的流光一闪。



《窗（油画）》 美立作

wh | 琼岛风物

螃蟹酱

腌制螃蟹酱。

■ 羊许云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螃蟹酱一直深受黎族人的喜爱，人们用它来代替味精等调料；在烹制青菜等食物时添加少许螃蟹酱，这样煮出来的食物容易软烂，口感滑腻，且菜色极佳。使用螃蟹酱烹制的菜肴所散发出的独特香臭味，颇受上年纪人的欢迎。在海南西部有一种说法：“汉人食虾酱，黎人食螃蟹酱”，这反映了当地民间的一种饮食文化。

螃蟹酱的做法很简单，只需取新鲜的田蟹晒干后碾成粉末状，拌入适量的食盐后封存数日即可。螃蟹酱通常用来拌煮蔬菜，荤菜一般较少使用。螃蟹酱在使用前最好先用少量的清水煮开，然后用纱布滤去蟹壳杂质，仅用其汤料来拌煮菜肴即可，以免因拌入坚硬的螃蟹壳而影响菜的口感。螃蟹酱富含钙、铁、蛋白质，氨基酸等，用螃蟹酱拌煮出来的食物不仅酥软，而且极具营养价值，符合养生之道。

早些年，由于生产生活条件有限，黎族人不得不挖空心思在野外寻找食物，以养活一家老小。黎族人有一句谚语：“食在家，菜在野”，意思是饭食在家中随时有，吃菜得到野外找。黎族人喜食葫芦瓜叶、南瓜叶和地瓜叶等绿色蔬菜，黎族老人在煮菜时喜欢放入少许螃蟹酱，使生硬的南瓜叶变得酥滑软透，其口感堪比肉炖，甚是奇妙。

螃蟹酱黎语称作“发包”；“发”即“粉”，“包”是螃蟹的意思（音译），因此，准确来说螃蟹酱应叫螃蟹粉。关于螃蟹酱的由来至今已无从考究，也没有任何文字记载。但黎族人食用螃蟹酱的历史由来已久，并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人民公社时期，黎族人出门耕田耙地时都习惯带上腰篓，看到田间偶有螃蟹爬行便顺手捡拾丢进腰篓。通常这些捉回来的螃蟹要么煮着吃，要么用来